

于科幻中生长：跨越边界 探索未知

□ 王侃瑜



从工商管理到创意写作

在学习创意写作前，我从未想过将写作当作事业。从小到大，我没参加过任何作文比赛或征文，甚至算不上热爱文学，科幻也只是我的诸多爱好之一。

2008年高考，我填报了复旦大学的工商管理类专业，这是当时前程似锦的热门之选。在复旦，我加入了科幻社。借社员间的交流，我读到了一些之前没接触过的科幻作品，如刘慈欣的《三体》、丹·西蒙斯的《海伯利安》等。

《海伯利安》中磅礴的想象，对传统文学和艺术的致敬，以及绝美的文笔和恢弘的叙事，让当时的我认为这就是文科生写科幻的极致，一辈子能写出那样一部作品也就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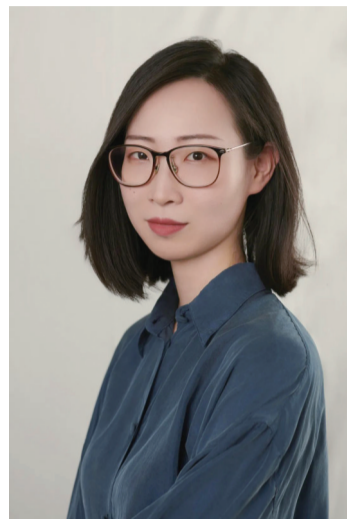
几番争取后，我转进了创意写作专业读研。在这里，我开始认真尝试创作，并逐渐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可能性。我认为，好的科幻小说要有自洽的科学逻辑，而优秀的科幻小说则更要兼具符合自洽的情感逻辑。据此，我写出了老师们评价不错的毕业作品，一篇5万多字的中篇小说《云雾》。尽管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构思过如此长篇幅的作品。

文本实验里的风格新生

我的科幻创作起点可谓较高。首篇中篇科幻小说《云雾》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，首篇短篇科幻小说《重返弥安》获得慧星科幻国际短篇竞赛优胜。

但之后我的创作却不算顺利。我发表第一篇作品的《萌芽》是面向年轻人的文学刊物，而其他科幻作家的主要阵地《科幻世界》，则是面向年轻人的科幻杂志，二者偏好风格并不一样，夹在两者之间的我写作时往往瞻前顾后，写出的作品与两边契合度都不高，时常被退稿。加上2016年爷爷去世，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如此高密度的情感冲击，好几个月里，我除了日记没法写别的东西，更是陷入瓶颈无法写小说。

《萌芽》与我相熟的编辑让我试试看写散文。写了几篇后，我好像找到了一些创作散文的心境。在写小说《海鲜饭店》时，我就借鉴了这种写法，改用与以往小说创作截然不同的笔触，在主人公身上放一部分自我，不再预设她的行动轨迹，而是让她随心所欲，并在一步步抵达终点的过程中做出对自我的反思。这种创作手法后来被我命名为“散文式科幻”，我的《冬日花园》亦属同类。它们的科幻元素都比较淡，更侧重对人物刻画和文学性的探索。这像是在做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文本实验。



人物名片

王侃瑜，作家、编辑。小说作品多次荣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及科幻星球奖，并入围雨果奖。出版有个人小说集《云雾2.2》《海鲜饭店》，编有《春天来临的方式》和《流浪地球》电影制作手记英文版等书。

语言与认知转变后的写作思考

大概从2018年起，我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，与中文小说悲观沉重的色调不

同，我的英语叙述风格更为活泼，且都选用了非人类作为主角，例如，《年的故事》中的机器人男孩与年兽、《岛的故事》中的岛、《赛博菟丝子宣言》中的赛博菟丝子。非人主角似乎为我的语言异质性找到了一种解释，也为我无法像使用中文写作时那样触及人物内心，找到了一种掩饰，这是唯有科幻才能做到的事。

写作初期，我不愿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，并与其他许多女性作者一样，渴望获得去性别化的认可。但随着越写越多，我愈发认识到，我们之所以总是遇到有关“女性文学”的特色、“中国科幻的中国性”等问题，却从不对“男性文学”的特色、“西方科幻的西方性”表示疑问，是因为后者长期被视作主流和默认规范，但若一味遵循既定的标准和范式去书写，那宝贵的创作丰富性可能就被泯灭了。

我始终在观察学习不同的评价标准与处事方式，在比较分析、平衡取舍间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。在科幻和纯文学、小说和散文、中文和英文之间，我同时依附两边却不从属于任何一方，不百分百遵从任何一种规范与传统，只是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摸索方法，寻找风格。我在坚持写自己认可的作品，它们虽有瑕疵、仍可打磨，但我一点一点在往前走。

写作于我而言是一辈子的事业。未来，我也会坚持写科幻，但不会局限于写科幻，毕竟跨越边界、探索未知才是科幻真正的精神所在。

共生协议

□ 仲悠诺



公元2080年，火星马蒂亚斯地平原上，一座半球形的透明生态穹顶透着人类科技的淡蓝色光芒。这是人类在火星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——“新家园3号”基地。作为基地的生物工程师，27岁的林雨桐正盯着全息屏幕上的数据，眉头紧锁。穹顶内的氧气循环系统突然出现异常，植物光合作用效率下降了37%。

“桐姐，小麦和水稻的叶片开始泛黄了！”实习生阿杰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。雨桐快步走向种植区，防护靴踩在人工土壤上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透过玻璃舱壁，她看到成片的作物无精打采地耷拉着，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锈味。

“问题出在‘纳米拓荒者’上。”基地首席科学家吴教授调出一组全息模型。画面中，无数银色微粒正附着在植物叶片的气孔表面，“这些负责改良土壤的纳米机器人发生了程序错乱，它们误将叶绿体判定为‘有害金属沉积物’，开始分泌酸性物质进行清除。”

雨桐倒吸一口冷气。10年前，

NASA(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)通过量子计算机模拟出“蜂群算法”，让纳米机器人具备了自主协作能力。纳米机器人原本的任务是分解火星土壤中的高氯酸盐，并合成农作物所需的微量元素。但随着太阳风导致基地电磁屏障出现0.3秒的波动，某串关键代码被宇宙射线改写，纳米机器人的整个系统正悄然失控。

“48小时后，穹顶内的氧气浓度将跌破生存阈值。”吴教授声音沉重。

深夜，雨桐蜷缩在实验室角落，头盔里循环播放着从地球收到的最后一张图片——母亲在病床上的微笑。3年前的地球生态大崩溃让星际移民成为必然，但没人料到，人类在火星上的第一次生存危机，竟源自人类最引以为傲的科技。

突然，雨桐注意到培养箱中的一株变异拟南芥。这种被CRISPR-X技术改造过的植物，叶脉中嵌入了石墨烯导电网络，本是用来监测土壤酸碱度的实验品。此刻，它却在纳米机器人的围攻下顽强生长，叶片上的银色斑块形成某种规律性纹路。

“它们把纳米粒子当成了共生体！”雨桐猛地站起，撞翻了手边的量子纠缠通讯器。幽蓝的光粒从碎裂的晶体中

溢出，在空中交织成一片星图——那是她和麻省理工团队研发的“生物-量子混合系统”原型图。

一个疯狂的计划在她脑中成型。

“把纳米机器人接入我的神经接口。”雨桐将电极贴片按在太阳穴上。阿杰想要劝阻，却被雨桐眼底的灼灼光芒震慑。

通过脑机接口，雨桐感受到万亿纳米机器人的“思维场”。那些被篡改的代码像暴风雪般呼啸而过，却在触碰到拟南芥的基因组图谱时骤然停滞——CRISPR-X编辑出的特殊蛋白质，与纳米粒子的钛合金外壳产生了分子级共振。

“不是修复代码，而是重塑交互规则！”她颤抖着导入拟南芥的基因组数据。量子计算机开始重新编译指令，将“清除”指令改写为“共生协议”。

最后一刻，雨桐的意识几乎被数据洪流吞没。她恍惚看见母亲种在阳台的绿萝，藤蔓缠绕着老式收音机的天线，在电磁波中舒展叶片。

当第一缕阳光穿透穹顶时，阿杰的惊呼响彻基地。所有作物的叶片上，银色的纳米机器人排列成螺旋状，将原本阻碍气孔的有害涂层转化为光合催化剂。空气中锈味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青



AI制图

草的气息。

3个月后，“共生型纳米农业系统”成为火星殖民地的标准配置。雨桐在日志中写道：“我们总担心AI会超越人类，却忘了最伟大的进化永远来自生命间的对话——无论是碳基还是硅基。”

此时，远在5500万公里外的地球上，一株携带火星基因序列的拟南芥，正在辐射尘覆盖的废墟中破土而出。

[作者系北京市史家小学通州分校五(4)班学生。指导教师：王艳丽]